

服齋集  
坤

~ 16  
2417  
2



和  
2417  
2-2

服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樂道齋

問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道之於人大矣而不序於  
五倫何歟既事之如一則喪制之有異抑何歟師道  
之立昉於何時而盛於何代吾東方師道之盛衰亦  
可得聞其詳歟今 國家專意興學而師道廢弛籍  
名學官而各私其學不事講問問巷之間亦未聞有  
爲師弟子者甚至不禮於先生長者遂成弊習何以  
則師道立而學有淵源士知禮敬歟諸生皆學古之  
道必有慨然於斯弊母畧古母泛今悉陳救之之策  
對先儒氏之言曰師道之盛衰關吾道之晦明吾道之晦

明而國家治亂之所繫今執事先生發策秋園特饗師道  
有慨於方今之廢弛欲聞救之之術愚也三復而嘆曰大  
矣哉師道也夫天生蒸民莫不稟仁義禮智之性而有君  
臣父子夫婦之倫焉能盡其固有之性而循乎當然之則  
者先覺也衆人則不然氣稟拘之物欲蔽之不知性本之  
所有職分之當然而私意妄作其不流於禽獸者幾希矣  
是故學於先覺然後有以開發其聰明復還其天理此師  
道之所以作也夫誘掖訓導啓迪成就使不能孝者爲孝  
使不能忠者爲忠則師道之功豈有大於此者乎古人之  
於三事之如一有以哉是以古之聖帝明王知師道之大

不但君以治之又將師以教之使彼之不能自制者有以  
治之使彼之不能循性者有以教之然後君師之責備而  
治平之基立矣其所以教之之方亦不外乎民生日用彝  
倫之常而繫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則爲人君者可不以  
誠正修齊之學爲己任哉古之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  
良以此也是故達而在上則盡君師之道而其效驗至於  
天下平窮而在下則講明斯道繼往開來而已請因明問  
而陳之夫師道之任如此其重大而序人倫不及師者何  
歟愚以謂師友一體朋友之信豈外於師乎特以朋友多  
而師少故舉其多者言之耳至若喪制之有異亦有說焉

古人有言曰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有得一言一義如朋友有相親炙如兄弟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此聖人不制師服者也然此特處置中之一事耳愚豈敢遺其所問之本意而論其小者哉至於師道之昉於前代亦可考矣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者無非師道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敷者五教所教者胄子則其道寢備矣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以灑掃應對之節射御書數之文亦擇其有道有德者主之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是故師道之盛治化之大後世無

及焉及周之衰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蓋闕如也有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退而率其弟子講明斯道繼前古之往聖開萬世之後學功雖大於後豈可謂之大行師道於一時天下乎自是以後上焉爲君者不能行師道下焉爲臣者不能明師道教化陵夷風俗頽敗良可悲夫雖宋朝諸君子以孔孟之學繼不傳之緒而但行其師弟子之道於函丈之間而不能施於朝廷之上可勝歎哉至於東方自檀君以後至于今日上而爲君孰能盡其君師之道下而爲臣孰能盡其師道哉三國之季政法不章紀綱紊亂干戈日尋民生塗炭至於滅

用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匹而後已此未必不由不能盡君師之道而已高麗崔冲  
率其學者教以道藝一時稱之曰海東孔子卽今觀之類  
微之世奮然獨以師道自任者亦可當矣而孔聖之學誠  
正之實則蔑蔑乎無聞矣以至于缺缺倡之於衰微之際  
一時學者蔚然而出然此特巧文詞取利祿諂佛妖妄之  
雄耳未聞能振其古人之道至於陽村一時理學之所宗  
而立身事業如彼其卑鄙何敢置於齒牙間哉本朝佔畢  
齋獨推圃隱曰理學爲東方之祖愚於此少有取焉然亦  
未聞振起師道也由是觀之東方師道之盛衰亦可言矣  
嗚呼惟我東方派高麗以上千百載之間而窮探遠搜則

寥寥蔑蔑如此之甚其治化之未洽亂匹之相尋無怪矣  
其可謂東方有人乎哉中華盛稱以爲禮義之邦文明之  
地而其實如此苟有志氣者寧不於此感激也哉明執事  
之問及此實我東方興師之萌乎可不以平日日觀者爲  
執事白焉我朝自開國以來 列聖相承勵精圖治莫不  
以右文興化設成均四學於內教國中之士又置鄉校以  
教四方之士又設童蒙訓導以教小兒其於師道無一事  
之或謬無一物之不盡蓋其教訓之盡其方故蔚然而輩  
出者莫不以忠孝爲本達之於事業以至於廟堂大臣社  
稷元老皆由此出其所以維持國脉保安斯民者至矣盡

矣而其於三代修齊之學朱程師友之道則愚不得以聞也抑愚之聞見不及而然歟此亦明執事之所已明料歟今聖上以聰明睿智之資精一執中之學罔不以興學爲先務屢臨泮宮講論道義崇儒重道之誠溢於人之耳目至於增田以養士於學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雖漢明之親幸璧雍乞言於三老五更蔑以加矣宜若師道立而教化明風俗美而國家治奈之何師道廢弛而不立士習卑汚而日毀新進小士不聽老師宿儒之言各以所學爲是或工詞華要榮利爲事或能文章驚世俗爲志畧無一人探詩書之正理追聖賢之事業而有挾恐見破之私

意無從善服義之良心甚矣師道之不立也至於籍名學官者私其所學不事講問孤陋寡聞而無開明之理偏狹固滯而無解通之時道之不明而俗之日薄宜哉以至於閭巷之間無一人倡學而行師弟子之道如宋之諸儒也甚者不徒不學也橫行於閭里出入於官府有穿窬之心而無廉耻之端先生長者若或禁之則瞋目以視之攘臂以起之視先生長者爲何物而慢不知禮敬遂成弊習遽難改革嗚呼士者將以爲國家用而其所養如此則他日之施設槩可知矣如欲師道立而學有淵源士知禮敬則不在多言也特在聖上之一身耳愚前所陳是也夫師

道不先立於上而欲立於下豈不難哉然補人君一身之德亦在於宰相宰相苟能以三代聖王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之道格君而使之格致以窮其理誠正以修其身以得大學之要領而本之於明德達之於新民以一身標準於四方而使之一言一動無不出於正則下之觀感瞻仰者莫不欣欣然有得於胷中矣豈如政令禁刑之縛束以爲善哉於是鼓舞振作之則下之感激興起者不知手舞而足蹈之自然薰染成習融貫透徹矣國家之治安百姓之寧謐可以因此而馴致矣豈可求之於事爲之末哉師道不期立而自立理學不期明而自明矣何患士不禮敬而

弊將難救乎愚生救弊之策雖若迂遠然熟慮之深思之則其大本大綱亦不外是古昔帝王之君師天下者捨是道何以哉嗚呼士生斯世將以明其道立其功爲志而師道之廢弛則誰從而學之求古人於簡策想其風而興起將欲推明其誠正之學以大斯道之傳而反爲奇怪詭譎羣嘲而衆譁之一雄唱之百雌和之不顧前後不計是非而同然笑侮斥之於鄉黨而不容擯之於學宮而不列使正人君子無所依托而子子獨立吁此何等風耶良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執事其亦聞之歟九重之深遠其亦通之歟執事聞之則豈不惕然思所以救之耶夫衆口嘲

毀程朱之所不免况今之世耶雖然寧可以此而改志乎  
 嗚呼 世廟一養之而一毀 成宗又養之而又毀當其  
 盛時庶幾乎師道之立而士習之正矣及其毀也學舍蕭  
 條絃誦之聲絕而父兄教其子弟日學業廢科舉而已何  
 必講明師友之道乎是以近自戊午以後士皆日經慘淡  
 身懼刑禠無有一人特然獨立以明斯學立斯道為己任  
 而日趨於卑汚而不自返吁邦國之不幸孰有大於此者  
 乎方今之計莫如以伸士氣為先士氣之不伸則師道何  
 由立乎間巷之閭豈無一人欲行師弟子之道者哉所以  
 不敢者是誰之過歟愚以謂在上者不得養之之道也何

以言之今有後生小子相友以聚講論詩書則忌之者必  
 以羣居放浪謗訕朝廷評論人物為訴在上者不察讒言  
 之巧慝而以是為然矣於是唱言於朝曰某人也某人也  
 謗訕朝政評論人物則聽之者孰不疾之而欲懲之也於  
 是講論道義之學廢而士氣斷喪嗚呼孰知士氣之斷喪  
 而國脉隨而斷喪乎執事儻於是而一悟則亦國家之福  
 也愚也縱不能學古之道有慨於斯弊久矣今承明問不  
 自知其畧古泛今以吐狂言執事進而教之謹對出海東  
 正德丁丑上疏十月三十日壬申以修撰上疏  
 伏聞頃以臺諫上疏訪于大臣盡遞臺諫物議洵洵人心



駭愕莫測端倪久愈悶鬱疏中之語有何過越而殿下以爲過越大臣亦以爲過越而遂去言論之臣哉臣未知其故臺諫人主之耳目公論之所托揆事據理而與大臣論得失爭是非者臺諫之事也以微末之官不屈於人主不徇乎大臣陳正論而獨立鑠衆口而不變豈不難哉殿下之過行政事之乖錯人物之賢否生民之休戚其能使之盡言而言之盡納乎未聞殿下有好奇言之實臺諫有盡言之誠而公論尚未泯滅言路尚未杜塞者誠以殿下不至於罪言臺諫不至緘默耳然而一事之爭一人之駁尤當易從而閱月逾時支離怠倦德不顯於殿下

悉先歸於臺諫羣小之謗讟爭起臺風疲勞而莫振紀綱之所以不立公論之所以不行也殿下旣不能從諫如流又不能竭誠求言而反忤言者以至遞職臣不審殿下之意也殿下之意豈不曰臺諫過激言論以騷擾朝廷而將謀所以安朝廷乎然毀臺諫而安朝廷自古所無此不可使聞於人也朝廷不和而臺諫曰和則是誠欺誣也朝廷不爲不和而臺諫曰不和亦何害於和哉夫論已往之患者所以救將來之病也言未然之弊者所以慎今日之事也言之不盡無以見事之情言之不直無以達已之心伏見臺諫之疏未有過言激論而殿下非之大臣

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逢迎皆以爲非入則爭斥其非導之使遞出則例請不宜  
遞之是誠何心哉上不能格其非心使 殿下免於過舉  
下不能安存言官務寧朝廷大臣之爲君忠輔爲國嘉猷  
宜若是乎爲臺諫者蘊言不發覩事不白然後大臣之心  
安乎忠言不進利病莫聞國將不利則大臣其獨安乎既  
不能竭誠盡智忠告善導而反去言者以病言路臣未知  
其然也又伏聞 聖教有欲罪臺諫誠有是教乎此喪邦  
之言非 宗社之福也色之訑訑拒人猶遠况欲加之以  
罪乎然則人將相率而趨於媚悅諂諛利身遠辜之是務  
則 殿下獨將何以哉近年以來 殿下求治不懈好學

恣倦思臻善道冀聞高論故朝廷士大夫洽然將有回心  
向道之志而任言責者感激奮發咸欲爲 殿下盡言公  
道始達士氣思振然自經大禍怵惴之心尙未消釋如大  
病之後氣力羸脆苟不養元氣藥餌之得其方則安保其  
死亾之不至歟今之言者上而宰相不肯下而羣小側目  
然而抗顏不縮者只恃 殿下而 殿下又厭之則子子  
忠志之流其終何托臣知遞臺諫之教一下彊冠相慶之  
人已衆也君子將爲小人所圖而四散於巖壑則 殿下  
其誰與共國乎 殿下邈然孤立乎上雖欲聞實言其可  
得乎國家之治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殿下悔過自責

朋黨論  
發於辭命使國人昭然知臺諫之無過遞職之錯誤而且  
將求言于中外以問失政孜孜聽納從諫弗拂如大禹成  
湯拜言改過之實然後言路可以復開士氣可以復振矣  
不然則臣未敢知也今之言者皆曰臺諫之疏本無過言  
也人之累日主上無過之之言宰相無過之之議而李  
誠彥之疏至然後過越之論始出於上下此必主上惑  
於誠彥之讒言假以他事而遞之也其言騰播聞者驚怪  
臣竊未敢信也若殿下實惑讒譖假事施怒則是亂政  
覆邦之兆也以殿下之明聖寧有是乎然一日之間特  
職李荇全遞臺諫情迹不能無嫌外人之疑宜哉臣竊觀

誠彥之疏其言不全爲李荇發大意則煽起大謬濁亂朝  
廷耳誠彥性本暴猾陰凶猜危險設特一惡少酒色鷹犬  
賭博之雄耳加以忌嫉良善貪亂樂禍欲因此陰售其術  
造爲無形之事布陳不測之言巧飾百端萋斐成文僞若  
直言沮毀公議詐捏時病排陷士林深謀詭計莫測其變  
見之者易眩聞之者易惑而欲令上下疑離朝政昏亂自  
古小人之排擠忠正欺罔上聰未有若是之巧也若爲一  
荇而論救則何必歷毀一時之事若是其誣歟誘扶一人  
盡陷一時術亦深矣誠彥之輩先以其議飛言于宰相邪  
譖百變以動其心知宰相之議亦出于于是而殿下之可

搖然後排羣論而上其疏宰相或有面謾而譽之者 殿  
下外若不惑而中則生疑言若不納而實用其意識彥偃  
然退坐已窺 殿下之深淺矣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乎上使 殿下不信臺諫中使宰相失導 殿下  
下使士林罔敢措手公論消而正道廢士氣摧而國脉沮  
羣枉雀躍衆正索寞朝綱頽靡政事紊舛而無一人力陳  
正議斥露邪術以暴厥罪可勝痛哉昔虞舜誅四凶而天  
下咸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小人之害人邦國者不  
誅無以安邦國故聖人誅之臣聞 成廟朝任士洪進曰  
臺諫之言不可盡聽往往而譴責之可也 成廟洞照其

情狀而不加顯戮終貽廢朝之禍而今觀之士洪之言愚  
而見著者也誠彥之言隱而奸暴者也又聞廢朝柳子光  
憤嫉士類羅織無辜構成大謬一網打盡而今觀之子光  
遭遇昏狂而濟其術也誠彥欲誤 聖明而售其奸也然  
則合二人之罪而罪之亦可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  
世廢朝之亂 殿下所親覩原由奸人憤怨士林構陷忠  
良以啓殺戮之端遂至名臣直士肝膽塗地而 宗社覆  
亾不容一髮尙賴 殿下之再造艱難扶持以至今日公  
麼誠彥又傾亂 朝廷陰試其手凡有血氣者孰不欲加  
之以顯侈共伏願 殿下明正典刑使人人灼知其罪

宗社之福也豈可以封章而宥之哉其言狂妄則置之可也愚賤則恕之可也今不爲狂妄不爲愚賤而滾險詭譎圖危謀亂其罪可勝言哉若曰封事之人不可加罪則是愚且妄也宰相而密護私庇不暴白其罪則非謀國之良也臺諫而怵奸畏譖不力請其罪則非爲君之忠也嗚呼徇私忘公圖安避禍人情所趨孰肯直其道正其論以取人之怨哉士習之鄙陋氣節之萎蕪占此可知凡今之人不爲長慮唯務苟安不知大不可安者伏於小安之中而視之不救坐恃自安如其自安不亦善乎如不自安終當奈何不分是非邪正而含糊偷謾以俟自安非所聞也是

以智者見幾而圖况事之易著奸之易露者哉是故臣以爲不罪誠彥無以安朝廷也且其言之誣罔 聖明所痛察固不待辨破也然所謂時議外議云者尤足以見其羅織之術也若以爲下人論議國政則在上之所易惡故自古小人之謀害忠良者必曰政在下議不在朝廷激怒人主人主不明一有所惑則反讎忠良以亂其國有國者可不察乎古之聖主至使庶人謗商旅議者欲廣聞其失政也清議在下則雖衰世猶足以扶持公道况今士氣之沮喪久矣未聞其行也假令一二志士慕古憫今而一言時事遂指爲非議今政可乎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孫然則於士之危言可占其邦之有道矣若惡其言論則人將鉗口結舌狼顧脅息如暴秦然後可以爲治乎其誣爲時議外議者此空一國之言也今者聖明在上公卿在下一政之發大臣論之臺諫爭之務使當理政令欲一朝綱欲立然而曰政歸外議何也其心不難知矣君子正色立朝頓綱振紀行身以實論事以正則固不可以他事誣陷若曰政出於下則可以一網而盡故舞凶立標盡襲以時議外議奸人之誣讒舉或疑舉是據字此可推其他矣是知儉邪之人不獨誠彥也平時被駁於臺諫或不容於士論者咸欲藉荐之去而暗報其怨託詆臺諫歷論

士類騁訕馳毀而聞之者不察轉相非是亦可歎矣大凡邇來篤道循理之士抗言直諫之人間有登揚出入乎臺諫侍從或開陳道學之源講明修齊之實或不諱時政之失辨別賢邪之分正論法言布達於朝廷人心自然矜束稍知爲惡之可羞積久陋習漸自斷絕酒色淫穢之徒儂浮譎詐之曹不敢自恣羣怒而衆怨之譁爲謗議窺搖正直相與言曰主上求治太急下人爲善甚迫此豈致治之道歟嗚呼小人之惡治好亂如是夫且曰某於上前陳某言大是異事某與某人聚會講學此乃朋黨某於某處論某人之失是爲私憤胥動浮言熒惑人聽必欲人人

懷不平之心君子不得安其身動輒指觸務爲傾軋然如此之人亦豈多乎哉大抵今時之病徒務苟且姑息而不問曲直不擇賢愚同收並用未嘗分辨故賢未必在高位邪未必在下位是非蒙昧黑白倒置方正見侮於邪枉正道或有所湮晦良可悲夫賢邪用舍實關治亂未審殿下知其賢而用之勿貳乎知其邪而去之勿疑乎少或不察則賢邪之所混而治亂之所分也可不慎耶伏願殿下果知其賢則信而用之不爲邪譖所移果知其邪則去而絕之不爲浮議所動明示好惡然後正士滿朝而人皆革非爲善矣自古小人指斥君子亦有數語曰朋黨曰僞

學曰詭異強作曰釣名沽直千謀萬計必中而後已君子則不然正己守道進退以禮得失付命唯義之安嗚呼漢有黨錮之禍而王室從而亾宋有僞學之謗而君子不得志此在聖明所當加察也伏觀殿下講學之功不篤輯熙之實未盡擇善或不明執德或不固其於羣議騷動難保其不動臣未審殿下之志慮果如何也殿下與儒臣講劇學術非一朝一夕矣必知格致之方存省之道矣將用力於獨地而爲應事接物之本者如日月之昭明則光臨羣臣賢邪自不得遁其情矣何讒言之足懼哉然巧言大禹所畏佞人孔子欲遠聖人必不爲其所移而慎之

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四  
若是其慮周矣伏願 殿下日開經筵親近儒臣切磋義  
理之奧謹辨心術之微使事物之變瞭然眼前而且將窮  
理以開其智持敬以養其心常令此心之德光明正大不  
容一毫之私焉則不但為異議所昏足以為修齊致平  
之本而基 宗社萬世維持鞏固之業矣 殿下潛心焉  
臣伏聞讒人之扇亂不勝憂慮臣雖微賤職忝侍從而病  
不得進詣論 啓退伏於家情不自己仰陳所懷極知言  
之一發身且難保然愛身戀爵抱言不達以負 殿下非  
臣之所忍也言有盡而意未畢白徒仰天流涕而已  
丙子十月朝講以司經 啓曰此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釋之者曰愛敬盡於事親  
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夫孝悌百行之原行道自孝為始  
則仁民愛物皆可以此推之未盡孝為則雖欲仁民愛物  
既無根本其何能為三代以上在上者先盡孝為之道故  
下皆效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有比屋可封之俗此無  
他自近而及遠其勢順易故也後世則不然徒區區於刑  
政之末而不用力於根本故乃無和順之氣悖逆爭鬪之  
事起矣夫舜大孝也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蓋天下之頑莫瞽瞍若也而舜能以至誠事之故烝



冊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一五  
烝久不格姦其效至於使天下後世爲人父子者之心皆安其分此乃大孝也舜雖處人倫之變而上之爲孝當以此爲法行之至誠則下皆感化而風俗自至和順矣若欲以刑政治之則無根本不可爲也丙子十月夕講以司經臨文 啓曰光武之光復舊物身致太平者以其務學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勤於治道之效也然無罪而廢正后直諫而殺大臣先武雖有不世之資不能爲修身齊家之學而其時大臣亦無引導輔翼者故有此失也人主之於學其可忽乎

戊寅二月夜對以待講官

啓曰治理何有古今哉但在

乎爲不爲耳雖三代之時若不力行則何有治效乎至於聖人之學不明於世君不知王道臣不識引君之道徒以伯術苟且之事以說其君旋得旋失而治亂無常人君若以古昔帝王之道發憤行之則其臻至治何難以常情觀之堯舜之行事果似巍巍廣大邈然難及也天性則堯舜途人一耳而無古今之異苟能格物致知精一執中則治何難致後之儒者長於習俗之中各拘所見不知教化之何如乃曰世道日卑人心不古其何能復三代之治乎是則妄人也若眞實着力上下發憤力行則豈不成三代之治乎

服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服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答安順之

處順書

出安順之家已卯諸賢簡帖

自春分手暨未聞氣候何如懷戀殊苦今得委札悉天只  
 之平復及君之康吉喜慰洛中依舊無事諸友及僕並無  
 恙已且近思錄垂畢可喜所求跋尾當囑元冲公隨其製  
 之早晚而送之來簡已示大柔使之起草讓于元冲而不  
 為未知元冲公復以為何如也僕歸觀臨發又遷他官不  
 可遽為發行憫憫邊山之約青春已過空悵望奈何人事  
 遷緣不得自由每每如是可嘆如獲下歸當喻之謹拜復

正德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寄安順之書

出安順之家已卯諸賢簡帖

自為縣侍親孝養何如治民施政亦何如一喜一慮在洛聞君遠和甚苦每常憂慮今聞差復甚慰甚慰僕以覲親今月初六發程即日金溝謁之而宿明當入茂長聞此中相距不邇不知何以則可得從容論此懷抱歟情思鬱蓄不可盡言想君亦應如此須通入圖相就為佳且京中君之一門及挺然安與諸朋輩皆無恙耳照之且到此聞君之疾以過飲而作不知然乎可驚可怪上有君恩當報下有鶴髮在堂其將何以為事而願以飲成疾耶甚無

意也詳在面盡不具七月九日

寄安順之書

出安順之家已卯諸賢簡帖

急速上京懼不得奉敘深慮深慮且僕無恙侍老母耳聞大夫入康寧不勝喜賀所懷非一何能盡喻非面不可須圖相面為佳千里之外得見無由今若失之後當何以仍以短句喻我情思見之一笑別君漢水上思君滄海頭手持一尺書中有千里愁道里非遼遠山川正阻脩孤雲天際起何處是頭流 八月八日

雜著

畜獐說

予囚于甌城不得與人物相通人有以畜獐遺者憐其子  
處資爲寂寞之友非玩好之珍也不辭焉駢然其角出也  
巍然其容高也牙而不知齧角而不解鬪信毛虫之無害  
者始也不甚親與之粟摩手撫之稍稍自馴日以相近起  
居必伺履舄以隨似戀其所主者也然猶烟朝月夕風悲  
氣悽徘徊躑躅哀然戀其鳴若慕其羣也戚乎其色若思  
其嘉山秀水也予不忍山野之性爲人所繫欲放諸林藪  
以遂其心則狎人已久懼爲虞獵所得留而飼之形貌顯  
悴意思怵迫漸不見超距踈逸之狀矣時與犬畜戲犬亦  
不爲訝故與之較智角材互爲勝負以相嬉如是者數一

夕遇隣犬試戲如家犬乃駭悚然而立睨然而視躑恐誤  
躑而齧之折其股乃斃夫犬之性本能搏噬而狐兔麋鹿  
是喜其所戲者非力不制非牙不利而獐也屢鬪而不知  
危隣之犬非家之習而獐也不審而犯卒以害生其愚之  
不亦甚乎嗚呼世之君子不慎所與而出肺肝相視竟爲  
其所陷者洎洎是雖人物之殊而智則同也故識之

### 養魚說

胡人網細魚市利于城外隣兒從所善乞而爲饌擇其生  
者五六尾與予予不忍啣沫之將就死也置諸陶盂注之  
以水水浸滿而魚不動或浮或沉惟其水之力而下上焉

僕奴以爲之死將遺之人予止而觀焉俄而開口嚙水戢  
鱗拂泥沉者奮身而出浮者搖尾而入駢聯而進驗喁而  
聚潏潏然以戲悠悠然以逝似不覺斗水之勞而安其所  
矣予念天之於物均之以生無分細大咸欲其遂遂而不  
闕成而後用乃天地之宜而仁者之心也予非活汝而未  
成養汝而致用聊因目前之感以全頃刻之命於湯火之  
苦也豈曰遂其性者乎溪壑之縱游泳之樂予非不知而  
縲紲之囚身且不保顧何路達之於江海之遠哉予之惻  
惻於懷者不獨汝之感于中而心有所不周力有所不及  
天地大矣物類繁矣昆虫之蠢蠢草木之榛榛吾如與何

嗚呼使汝生於中國之土遭聖人禁數罟之政則洋洋於  
湘水之源圍圍於洞庭之湖自卵自育以全其天矣不然  
深藏乎萬仞之澤學道於千里之波不爲芳餌所近則九  
點之化雖不可期鼎中之害亦足免矣胡爲乎淹息於風  
霜之地污穢之溝爲腥戎之食而童子之困歟蛟龍失所  
螻蟻之微無不欲相侵况食汝之肉而飽其腹肥其身者  
乎魚乎魚乎生命也死命也自我所取將誰咎乎

圍籬記

維正德庚辰夏予以大罪特蒙 天恩減厥刑還配予咸  
鏡道之穩城府囚以籬圍使不通人物蓋其安置人之衆

別其制以示其重也既而 朝廷慮罪人任意出入不安  
所居令諸道監司不時伺察以馳 啓惟穩之府最遠於  
京師越冬之季月始受都事來檢籬之高下屋之小大量  
尺較寸錄列備悉既去也府相與議曰昔在廢朝法網至  
密迫制罪人無敢措手足寔而不嚴厥邑有罪今朝廷別  
命官檢察其意將俾之極于困以不寧也守令而不克承  
守令之責也是囚也籬雖高固而不極嚴壯屋雖蔽漏而  
不至隘塞將無奈咎責之及于府乎無若改舊以新易疎  
以密又有竅於後日也乃集城下胡人伐長株巨椽發邑  
內車轂運荆叢棘薄遠近聯路呼號相聞溢以街巷積若

卬山擇小屋於府東北隅撤其廡去其垣畫于地正厥方  
位植以高株環以厚籬築以雜棘外內牙角相义固不動  
髮密無容針周可五十尺高無慮四五丈距屋之簷纔數  
尺或咫而出其上三之二有強由是日光不入看天如在  
井裏雖白晝黃昏焉籬之南孔小穴以開飲食之路外而  
四面結小幕以置守直之所制度之嚴悉無虧漏視前圍  
不啻倍篋望之鬱然一林莽之峻山殊不測其中之有人  
居也豈俚言所謂生冢者乎冢之制肖南人砧杵之屋而  
差大焉厥地窪湫厥材佶屈構以交柯纒以亂索塗以糞  
土被以荒蒿房無重闔門不限闕窓壁戶庭鋪陳器什之

別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  
具務盡醜陋誠非人之所堪處卽功之告訖而移囚之實  
其月之望也其始也如入重泉之下仰無天府無地曠黝  
晦黑而視不見物克鬱蒸塞而息不通氣拘繫甚於桎梏  
蒙蔽過於蔀沛心身喪厥常矣自意朝夕必盡撥棄萬念  
唯待死日而飢寒相迫漸思食飲獲延餘生以迄于今亦  
苦矣嘗識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  
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狂愚無狀負罪實深尙全首領覲  
然於天地之間宜乎歲月已久而陷益深人事屢變而困  
愈甚也坎之上六曰係用徽墨置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困  
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今旣不出

而然所征則當盡其在我而竢之已力所不容吾如彼  
何古之志士不憂身之困而憂道之不亨不慮生之重而  
慮死之或輕故樂天知命綽綽然有餘裕者也致命遂志  
無可奈何而安之者也其視禍福榮辱若浮雲之於太虛  
也豈區區言語之所及哉雖然事有蓋棺而後定旣往勿  
追來者固無窮苟能革愆改過遷善徙義克新乃心以順  
其終則所事畢矣尙復何恨然則斯籬也非困汝也將玉  
汝矣吁其勉哉

名物記

君子之於致知也雖一草一塵之微莫不窮究其理明一

心之體而達萬事之用况物所急而身所切者乎其日用  
造次之常接而不可遠者則所當先講也明彼而悟此因  
以寓規戒之意者亦觀物察己之道觀乎天而曰彊觀乎  
地而厚德是也然道無定體物有定象因象而制名然後  
理可擬而心有用則亦在乎所感之如何耳所居之室環  
以籬曰叢籬因易之叢棘之說也籬之株曰立株植之卓  
然也籬之穴曰窻窻之穴防之密也屋曰廣居之窩惡其  
隘也窩之內如舍者三分其西而二之一爲室一爲竈竈  
曰遷善之竈能變革也室曰暗室夜所息也堦曰靜埃之  
堦安重而受火之用也西有懸板曰有終之板盛物而不

墮也又分窩之中而二焉虛其南置雜物築其北爲土床  
朝晝所處曰樂天之堂樂而忘憂也床之南累拳石爲階曰  
升階升于堂也階之南有戶曰明夷之戶籬所蔽也戶之  
上穿屋爲牖曰虛牖虛而受明也東而壁曰君子之壁中  
立也窻於北曰時窓朝而開夕而閉有隨時義也上有小  
架曰載道之架置書冊也窩之東僮僕棲止有門曰愚門  
不開闔也外有小路曰出戶之路取夫子出不由戶之訓  
也自時窓北出有木牀爲節宣之所曰塞牀其足蹇也藉  
以蘆簟曰比簟交比而成章上覆屋簷曰自卑之簷旁立  
烟桶曰主一之桶桶言敬簷言恭擴其地三四尺而庭曰



從容之庭聚之上八九寸而田曰不怨之田田言德庭言  
容由竈而外列小石爲橋曰揭衣之橋其地濘也西於橋  
而厠曰去惡之厠其臭惡也所用之具則甕曰困澗也釜  
曰雷鳴也鼎曰廢不用也爐曰知止近竈也壺曰守口塞  
之固也盥曰奉水平不傾也孟曰日新滌舊汚也鉢曰惡  
盈謙持也盃曰無量德將也匕曰小養奉口體也筯曰損  
一相對待也案曰五德德兼五也几曰三懲懲者三也冠  
曰戴慕思其拂髦也帶曰解惑結而能解也衣曰養威嚴  
其象也衾曰友思懷大被也枕曰九省卧不忘也席曰禁  
怠夜不懈也巾曰自潔先治己也篋曰遜出尙其蓄也筆

曰好學老於文字也硯曰志貞確然不變也墨曰晦文不  
耀其輝也扇曰安分無預用舍也刀曰尙鈍恐進銳之退  
速也錐曰戒利惡利口之覆邦也囊曰不括反括囊无咎  
無譽之意也櫛曰理紛治髮也木曰頤潔齒也檠曰緝熙  
繼續其光明也籊曰弗迷烈風雷雨之所不動也杖曰不  
屈直其節也鞋曰素履不妄行也箒曰富屋能潤屋也凡  
爲物有小大之用貴賤之殊而合數之爲十者六而名隨  
焉名者何會也名以命物以識于心也夫心與物本非二  
致非心無以妙物非物無以運心然物有形而易見心無  
迹而難知難知則難存易見則易着見而必知實用明外

而光內着而能存亦因制動而養靜動靜無間內外一理可不敬歟於是乎記

六十銘序

予既名物而識之徒識不可以警心又繫之銘以爲朝夕玩古之道也湯于盤以自新武王于盤盂几杖以自戒聖人德盛道尊宜無待於外而眷眷若是者豈非以心之操舍有可畏歟然則德怠者志不可不勤道卑者學不可不篤篤勤之雖不在於區區之銘而銘以刻物有適少戒學之一助不可廢也罪死之人身且不恤顧何暇於古人之學姑且悔罪省身因以及於性分之萬一則庶幾不負素

志其警之可不切乎故或以實或以假或以意推或以義發雖工拙非一無不歸於切已其感也多故不遺乎所接之物其憂也急故不擇乎所得之辭苟觀之以理皆足以發迷而啓昏將於日用應接之際耳目所視聽手足所持履而一有悟焉則其視昏冥之逃麴糵之託以自喪者豈無小益哉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則尚矣其爲物之所切而最不可離者莫宮室衣服飲食器用若也知宮室衣服飲食器用之不可離而不知道之不可離可乎予棄于天而絕于人孤囚於萬里之外不得與父母兄弟朋友妻子鄉黨奴隸相接而所與接者但宮室

衣服飲食器用耳則其所致力者既不行於彼將無勉於此乎然物有大小而道無精粗一隅以反三隅一木以貫萬殊在乎盡性其可忽諸

銘後

予自爲僂人愁居懾處蓋亦有年智不益進而心日昏行不加修而德日偷豈操心慮患之不至將糞土之墻之不可朽也其亦罷民之甚矣慨嘆之餘竊自惟念死凡之人餘生無日身外之事不復小掛於胸中第以罪不克懲心不克新而一朝忽然殉身終抱恨於泉壤矣豈不痛哉是以感激自奮以求乎去舊而就新則大難之中心失統緒

若無以自持者此斯言之所以誓也言雖愚陋志在自戒不可謂不用其力也故辭不必巧惟其質意不必深惟其實邇者遠之本乎卑者高之基乎假象者著其微矣推物者同其異矣旁行者智安守者仁也苟不內篤其養而屑屑焉惟外之是事斯言也實爲自誣之夸辭銘於吾何有噫頑鈍之人圖身之智惟爵祿是貪昧詩人之所誨背明哲之高蹈既不能善其始及至名辱身敗事迫勢窮然後區區欲有所省以望其終不亦可羞乎古之爲士異是得時則勵志行道堯舜其君使天下受其澤不得則超然高謝邈爾遠害浮游乎塵世之表高視於萬物之上理亂不

關其心榮辱不及其身以全其所性甘與草木同腐其視  
吾人之瑣瑣勞勞不能自謀者爲如何哉雖然遇不遇命  
也而福與福無不自己求之能安於所遇以善其道則亦  
足以自立而無羨於彼矣庸詎以垂死之故而沮其志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曾子臨終而易箒黃霸獄中而  
受書予所銘者是已嗚呼其已矣

記夢

九月初八日夢與文士二三人遊于佳境有殿閣巍然而  
無彩繪予與文士濡朱于筆畫星辰于閣之四壁而文士  
二人畫北予畫其西東先苾相射隨手動耀仰視之二十

八宿歷歷環繞各分其方有一相國似隨監焉

初九日夢予到一公府有三公之坐首相爲今之存宰相  
亞相爲故政丞公事之餘首相題七言律詩以示亞相亞  
相和之兩詩皆佳作翌日又會細雨簾纖春氣駘蕩首相  
又書出七律題字于末以示亞相亞相又和之而題字予  
讀之五六過沉吟嗟嘆意謂首相之詩渾然裕厚意味深  
長非淺薄可窺亞相之詩筆力奇健大得陳黃氣骨皆非  
世儒所及首相又題七律示予曰民世安康屬道亨春宮  
學術間幾成風繁一樹花容動雨霽千林日氣平陌上飛  
綿雲共白池中布草柳兼青明朝又被狂尉去可堪終年

別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一  
作吏情予評曰所謂安康者以爲今之民物已治安歟相  
答曰豈其然乎言之則當如是又曰幾成者何答曰將就  
矣意謂第六句遷臺職去而不問第八句似鬼語而不評  
並書與我曰歸藏爾家爲後日觀予欲和而不就一字有  
覺之其詩四篇字畫分明語意髣髴而欲記之盡失難省  
可恨末詩以其熟翫故不忌然其中兩聯多忌字以意推  
之不盡其真大槩思之中間兩作大奇偉平日所未觀

正德丁丑圃隱先生文廟從祀祭文應製

嗟惟東國聖學久絕倫紀不明治教攸劣士無定向世乏  
良俗百代紛昏大道閉塞公生麗李挺然獨立志存明道

身任重業倡鳴理學爲東方宗上探不傳下啓羣蒙一洗  
陋學濬發濂洛文章道德設施制作王佐之才天人之學  
體無不立用亦有方斥絕異端培植綱常萬古斯道越賴  
以明念惟後學是尊是刑君子之澤施及寡國百世在後  
功爲不極有功不酬何以崇德予唯道學懋興斯文遵率  
不淑厥趣以紛振作之幾益宜隆師茲據古例參考典儀  
從祀文廟公宜安之神明孔昭有誠斯存自今歆享世世  
彌敦

銘

叢籬

明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仁者脩德孰累惡智者見幾超禍機不仁不智宜叢棘之  
罍三歲之陷厥改伊何新乃心惟日加

立株

天質之直不待繩墨高而無危據以衆植君子象之挺焉  
自立

窒慾穴

其動也有感其流也有源制之於末容或藏根明者善察  
不事已發先微而防如穴斯窒

廣居窩

廓其宇洞其門宮室之美蓄積之殷安安而居浩浩其天

堂須升矣室可窺焉

遷善竈

金木爲需水火爲用相生相息變革萬種剛乃柔生乃熟  
革而不善何用革

暗室

孰微不著孰隱不顯毋冥而怠毋昭而勉道非二用心本  
一善天豈可欺及爾游衍

靜埃埃

受質于土存其體受功于火用以濟應以不動不物於物  
火之不繼非與於埃

有終板

居上不驕保其躬臨下有受昌厥功毋自墮以有終

樂天堂

味之深嗜之篤自發諸心非勉而得君子發憤忘其食

升階

位雖懸進有級慎躡蹶毋陵躡循循而升慄慄其崩

明夷戶

堂明暗戶乃司司而塞明其夷夷之艱利吝章柔為用志

須剛

虛牖

陽之精炳萬類甕之哆正離位虛以受之內而不出光明

一室

君子壁

方而大固而直不偏不倚君子之德

時窓

方受體明為職通陰陽知闔闢不後朝不先夕時之義中之德

載道架

高其事匪夷所思負其責豈弱之支貞爾幹固爾執力小而任重予懼其弗克

愚門

千門朝開爾何獨闔萬戶昏閉爾何獨闢知非時用材不及衆非愚而何

出石路

出自戶達所之一步差千里違廓爾茅塞坦其平平理我偏纂于以行行

蹇床

屨而滅趾福矣險而能止智矣既傷則必誠不行則何蹟有安厥處無剝以辨君子善反負以自勉

比簞

交而成理中斯乎比而著文德不孤君子尚親友以輔仁

自卑簷

高而能卑位不墜短以自庇德不比君子以遜厥志

主一桶

中而通虛而實發非二三其動也直

從容庭

利以養物而無矜能厚以載物而不言功君子觀之敦厚而周慎平易而從容

不怨田

雨不霑暘不曝天何心田自僻濼其種厚其灌盡厥功枯



何嘆

揭衣橋

審淺深慎厥涉揭不高泥我濕

去惡則

惡之深賤之極非外飾誠臭惡勿欺其心務快於志克慎

厥獨必誠其意

困甕

瓶其羸井不繙蔽而漏涸而渴出入以謀猷絕君子能亨

亨似天而知義致命而遂志

雷釜

水火爭聲轟轟懼其邇震之驚君子畏天脩省以誠兢兢之恐非邀其亨

廢鼎

顛其趾利出否革其耳行且塞雉之膏非所食烹乃腴慎

厥趨

知止爐

兌為口艮其趾近於竈止其止

守口壺

金人有銘孔子識之白圭有詩南容復之其守之不亦宜乎

奉水盥

至平者水難持者盈盈或不謹平斯傾念茲在茲如將墮

日新孟

淨我盥潔我沐言既革初乃復新又新日以續

惡盈鉢

謙為福滿則覆天之虧思之害尊而光小而大

無量盃

豈惟美色又有狂藥耗我情性長我淫慝無亂乃儀將之以德養其中和消其忿慾

小養七

禮盡其曲制無遺器澤手非恭搏飯亦刺食不知味我愧

昭訓惟茲口腹君子所慎

損一箸

三則疑損其一得其友成配匹物若孤生理絕天地交萬化出男女合萬事作非知道誰能識

五德案

尊其道仁也扶其困義也陳其養禮也止其行智也安其所信也嗟乎一器而五德具予乃人而不汝若乎然則奈何惟學乎

三懲凡

折其足一可懲傷其隅二可懲剝其辨三可懲几哉几哉

月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戴慕冠

今雖懲矣人誰汝矜  
尊而臨敬之極庇而切思之則君子以知天之臨知親之切不敬則悖不思則衰盡性而至命其無忝乎嗚呼歎矣

解惑帶

披能斂形乃束結必解心何塞迫之即拘順之自通緩其思定厥中勿舍勿正克專克敬

養威衣

順其緒文不亂合其縫理互貫象于體制以禮莊其儀懿厥威

友思衾

短其被誰與同庇薄其綿誰與同煖寒不相衣飢不並飯  
鴿原之思使我心悲

九省枕

晝豈不念夜益耿耿坐豈不思卧愈炳炳秋宵之澱冬夜之永展轉不安令我增省

禁忌席

靜為動之本夜乃晝之源源其靜本斯存守寂而養未感而察神氣或倦邪安斯出雞鳴弗怠克精克一

自潔巾

長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照其文著其質身不辭受污惟物之是潔潔其不潔而不先自潔吾未見潔是以君子正己而格物

遜出篋

挾爾口深爾腹厚其藏遜而出韉必慎價慢則誨盜有而若無人誰汝侮

好學筆

尖爲頭思鑽其堅直爲柄思操其專沃乃心道之濬粹三  
面德之潤詩書之言禮樂之法馳騁今古發揮事業勞而  
不已行其義終委厥身成其仁

志貞硯

涅未移光磷不改貞確乎其守溫然其成交而無瀆犯而不爭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不見是而无悶予於爾感焉

晦文墨

皎皎易著昭昭易汙汙則害明著必見愚孰微不昌孰信不孚有聞而章無的而喪尙襲之錦君子尙之

安分扇

炎而用何喜涼而舍何愠順所遇安厥分

尙鈍刀

快以用嬰爾鋒量其力鈍爲功

戒利錐

莫謂利之可恃莫謂鑽之無難剛則易折堅必多困不慎而傷將誰之怨

不括囊

邦之有道聖云危言交暢之化草木其蕃天地既閉囊猶尚括囊雖無咎時則不穀我欲不括以俟明哲

理紛櫛

萬殊紛綸一統于本求源則近力末者遠由根連枝因治制亂宏綱以舉羣條共貫約之于禮勿使其散

頤木

齒之本白染則不白不白者可白本白者猶在利爾刮潔

爾漱復厥白母吝舊

緝熙繁

光之歇由膏之渴暗之生由燼之萌萌者去之渴者添之母虧厥功用緝其熙

弗迷箠

虛其內明不雜方其外邪不入不入則充內不雜則照外既充且照何懼何畏

不屈杖

扶其顛持其危鞠躬而盡瘁罔渝乃心險夷一視苟屈其節焉用爾倚

素履鞋

無欲上人仁不可勝勞而自下德日以升素位而行惟信之履昭我大方非禮則止

富屋箒

惟掃惟汛乃屋之潤塵穢不淨地道何光懋去其蔽惟隱之彰奉以周旋儀絜是將

梳帖銘

去爾垢解爾紛直為意事天君聞厥脩煥其文新又新繼朝曠

服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服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一

撫錄

正德庚午五月遊松都之天磨聖居至秋乃還時德陽奇遵子敬從之先生呼子敬曰措大從我如是刻苦不為勞乎蓋相長之言也

出洪耻齋所著靜庵先生行狀

上方倚重求治雖不能引去每欲辭退一日奇子敬致簡曰欲棄官綬斂身山林無復有世路之念先生曰亦當如是則可謂深明於進退之際矣

上全

奇公遵嘗發山林獨往之歎函稱愜焉則急流勇退本其雅素之志也

出李退溪先生所著靜庵先生行狀

奇典翰一日禁直夢羈旅關外客中吟成一首曰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淚倚孤峰頑雲漠漠河關閉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草裏人家遙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忽覺記夢於館壁未久坐已卯黨籍謫湖西又移配北道之穩城道中所見皆是詩中景色控馬諷詠淒然嗚咽從者皆揮淚至穩城尋賜死可知人事皆有前定士林傳誦莫不嗟惋出金思齋正國撫言寄示德陽遺稿深以慰荷鄧林之材未成棟樑而遽纏於風霆可爲於悵退溪先生答禹性傳書公上書五千餘言首陳傳心之法以及治體次陳進學之

要以及用人次請輔東宮以延國祿終請崇獎道學以正士習而謂金公淨奇公遵不及與五賢從享文廟者爲可

恨出吳輅庵傳

上仁廟疏出本集

康惟善册川

成均館臣某等謹齋沐剝心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士習之於國家所關重矣士習之正不正而國家之治亂於是判焉故士習正則趨向定而國家治士習不正則趨向未定而國家亂爲人主者可不思其所以治者而防其所以亂者哉然而其所以正士習之方亦在乎人主之明其好惡以示趨向之道然後在下之人亦有所觀感而

所知趨矣顧乃世下俗汚人情莫不輪丸徇俗爲之當然故必也括出時人之目所覩耳所聞者而進退之以明其好惡然後人亦知其好惡之實而識其所依歸也嗟乎當今之士習偷薄久矣可不究其所以偷薄之源而正之乎臣等竊念趙先祖以豪傑之才從事於聖賢之學風雲際會得遭我先王求治之誠一心徇國期臻至治邦國不幸奸邪構禍使其愛君之臣憂國之士並皆齋志長辭而吞恨於九泉之下有志之士孰不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哉嗚呼先祖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

學傳於其父司藝臣淑滋淑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再之學得於鄭夢周之門夢周之學實爲吾東方之祖其學問之淵源類此其平居待人以和接物以誠事父盡其孝處兄弟極其友研窮益精踐履益篤大本旣立而功利之說不能淫故傷今而慕古貴王而賤伯公正之心方直之行不渝於金石而可質於神明則其行己之正類此及其見遇於先王則感先王愛士之心喜先王待賢之誠以臯夔稷契之業責其身以二帝三王之治望其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知其君不知有其身徒知其國不知有其家凡古之嘉言善政可行於今者無不建白焉



凡今之賢人吉士可用於時者無不薦用焉古者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故使初學者學之古者有三物八刑之制故以藍田呂氏鄉約之法行之古者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故制爲薦舉之試則其事君之誠設施之方類此其行己之正旣如此其設施之方又如此而先王之倚眷蒞隆則如鬼如蜮儉邪媚嫉之類將不得肆志於大陽之下故含沙石張機弩期伺其隙而一發焉則其不爲所中者鮮矣嗚呼南袁沉貞李沅之罪可勝誅哉袁以媚嫉奸邪之魁而飾以文墨小技貞沅以貪毒兇巧之徒而聽袁頤指見公論益張是非益明而賢邪之勢不可以兩立則

相與謀爲擯斥之術作爲不經之讖黯黹之說熒惑天聽中夜起事潛漏西門以驚動之天門九重下情難達事起倉卒情僞難辨先王不得已而苟從其言初豈我先王之志哉當是之時大學諸生排闥抗疏號哭大庭爭囚禁府則光祖之無罪明矣士林之憤苑極矣幸賴先王之聖明特從末減之科而命之曰汝等皆以待從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近來處置朝廷之事似爲過誤使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亦豈安耶然則罪光祖者豈先王之志哉自是之後儉人植黨布滿要津日以爲僞學爲詭激指以爲尙奇喜事爲變

夏舊章凡一時之賢士大夫莫不鋤治而莫刈之噫茲數  
言者豈非古今奸黨擠陷賢士之一筭乎尙奇喜事變夏  
舊章之謗前則司馬光之賢而不得免焉詭激僞學之謗  
後則朱熹之聖而不得免焉况今末世奸邪之無忌憚者  
欲構賢士之罪則何患無辭哉及我先王追念先祖等  
之無罪而將欲爲收敘之計則如袁貞沆輩陰熒尹世貞  
黃季沃等無賴者數人上書誣論托以爲布衣公論而置  
之重典世貞李沃之希世論疏固無異於余壽之上書乞  
斬朱熹而當時之奸人無有如謝深甫之抵書于地則其  
狠復殘忍亦已甚矣臣等伏聞論命之議一決行路之人

莫不涕泣失聲而哀其無辜則先祖之賢信於人深矣及  
其臨死從容顏色不亂但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又  
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則先祖之忠誠天地之所共  
監也惜乎以先祖之賢遭先王之聖卒爲儉邪之所構  
而抱恨入地臣等每念至此不覺拊膺痛哭也夫以先  
王之明豈不知先祖之無一毫私心哉特急於鎮定袁貞  
輩之情而爲此不得已之舉此豈先王之志哉噫臣民  
無祿不享遐筭遽有鼎湖之慟其未及追復先祖者莫非  
先王之遺悔也然則今日之責顧不在於殿下乎殿  
下誠孝自天愛所親敬所尊凡所以繼志述事者無所不

用其極則獨於光祖可不推 先王之初心哉 先王末年  
上而臺諫侍從下而韋布之士交章爭論欲明光祖之無  
罪不爲不多而其於疏中率皆循用詭激喜事之語此豈  
足以知光祖哉光祖之行已處事平平正正而指以爲詭  
激喜事者袞貞沅其人也欲以明光祖之志而反襲譖光  
祖之說亦淺乎其知光祖也其曰變夏舊章者臣等請有  
以辨之自古及今法立而弊必生故三代之時亦有損益  
之制則損之益之當與時宜之而所不可改者唯三綱五  
常而已臣等未知光祖之所憂者其三綱乎其五常乎漢  
儒董仲舒之言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夏化之 先

王之初廢朝之餘習尚存則豈非夏化之秋乎當其夏化  
之時苟非聖人之神化則其所以條教法令之施豈能無  
有迹哉如其有痕迹則習熟見聞以爲尋常之人孰不自  
駭而自驚哉然則決不可以夏化短光祖也噫媚嫉之害  
萋斐之罪萬死難酬貞沅雖已伏罪而不得正其姤罔之  
罪則不可謂以罪罪之也况南袞尚以奸魁享榮考終勸  
懲之道果安在哉忠君愛國之賢卒陷不測之禍妬賢罔  
上之奸反享富貴之榮豈不反哉伏願 殿下察光祖之  
至情念 先王之遺悔賜祭贈爵一如 先王之於金宏  
弼鄭汝昌則士習幸甚國家幸甚嗚呼光祖之追獎固無

朋黨論卷之一  
益於九泉之朽骨而臣等之所以眷眷於此者正以光祖  
實乃吾儒之宗匠也自先祖之死士氣之藹然久矣士習  
之清薄甚矣至于今日正直之風息廉耻之道喪靡靡成  
習貪污成風人皆以模稜爲貴軟熟爲賢危言者以爲狂  
危行者以爲僞諛佞之習有甚於西京之末一有剛毅正  
直守道循理之士出於其間則名之以僞學之流而加以  
詭激之謗數十年來以此數字禁錮一國之賢人君子必  
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盛世之事而尙忍言之哉  
今我 殿下新服厥命四方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苟  
不及此時明示好惡則奸邪之徒必將彈冠相慶而爲善

者怠矣嗟乎當時之士無罪而橫罹者不可勝數而有如  
金淨奇遵之死最爲誣枉淨遵皆與光祖志同道合協力  
贊治及其禍起淨謫錦山遵竄牙山心知其必死而欲與  
其母一訣淨告邑宰乞暇覲其母子報恩而還斯可謂以  
命乎遵之母遠隔茂長行不得自如則登嶺望遠以寓古  
人陟屺之思有頃而還斯可謂以命乎茲二臣者實欲以  
命則竟有自還之理乎兩邑之宰希附袞貞之旨鍛鍊而  
誣告袞貞乃復攘臂肆言以爲淨遵自謂動法古人而卒  
乃以君之命則其流之所行類若是至乃以是累光祖甚  
者又以不軌之名加光祖而蔽錮 聰明可勝痛哉自古

小人之巧飾無所不至以趙汝愚之忠直亦未免於假夢  
爲符謀爲不軌之譖而寃死道中則光祖之情亦可以此  
而推之也伏願 殿下痛察而一雪之則不唯三臣之魂  
感泣於冥冥之中 先王在天之靈亦且喜 殿下能盡  
繼志之道也然而復其職伸其枉明好惡之文也愛其人  
尙其志明好惡之實也 殿下雖能復三臣之職苟不察  
其情而愛其人愛其人而尙其志則其所以好之者非所  
謂心誠好之者也雖欲明所好惡使下之人知所趨向其  
可能乎此傳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等俱以狂簡叨居首善之地耳聞目見慄

慨於心者非日非月矣夫以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羣聚  
講論者只以科舉利祿爲儒者事業不知禮義爲何物學  
問爲何事若有有志之士修身謹行抱經論心者則羣排  
衆謗目以爲道學之邪氣指以爲詭激之餘習相與怪噴  
而忌嫉之臣等身親見之不勝憤苑究厥所由則莫非已  
卯之禍有以啓之也噫僞學之黨一錮一除而趙宋之國  
脉潛已斷喪茲豈非今日之殷鑑耶臣等徒能讀古人之  
書而質質焉不知趨向之方嘗竊思其所以致此之源而  
未嘗不流涕於光祖之死故謹瀝血陳辭伏願 殿下勿  
以人廢言幸甚臣等無任懇切之至

批曰疏意知道此人  
等事 先王豈偶然

計而處之疏再上批曰不從之意已盡言之論三上  
批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  
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  
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  
朝廷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非諸生事也汝  
等姓退而更思之仁廟疾大漸命復其官

戊辰九月丁卯夕講 啓曰光祖天稟秀出早有志於性  
理之學 中廟求治如渴將與三代之治光祖亦以為不  
世之遇與金淨奇遵韓忠等相與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  
立條法以小學為教人之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四方風  
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舊臣之見擯者失職快快百  
計伺隙構成罔極之讒一時士類或竄或死餘禍蔓延至  
令士林之間有志學行者惡之者輒指為已卯之類人心

孰不畏禘士風大汚名儒不出職此故也 上曰弘文館

議追削南袞等官爵此亦何如也 啓曰已卯之禍正由

南袞沈貞之奸而終為 中廟之累可謂罪通于天

上意以 先朝大臣追削為未安意甚忠厚然眾論所啓

乃彰善癉惡之事袞贈光祖追罪南袞則是非分明也

命收議於大臣令弘文館兩司政院各陳袞罪狀遂奪袞

等官爵出退庚年講

已卯年間事吾嘗欲問之還嫌哀淚下不敢讀遺詩康冊小惟

善見德賜遺稿贈人

萬古蒼天無一言偏教善類皆銜冤至情那忍范滂母清

議孰回忠獻孫不汗應知五日死未招還有百年魂遺篇  
夏看人心讀起立啼垂舊血痕

盧蘇齋守慎閱  
德陽遺編作

往事餘叢棘清芬夢杳然不能逢故老那得問當年屈子

江潭怨陳公蜀道憐惟將一掬淚沾灑夕陽邊

許荷谷詩  
以御史到

穩城帛奇服齋先生  
入讀書堂朔啓

人傳服齋事中夜坐悽然絕塞看雲日荒城泣血年只緣

時宰嫉寧久 聖君憐儻有遊魂在重來玉署邊

無名氏

憑君問何意獨坐抱悽然甲子重還日先生被謫年荒山

遺句在滄海舊岷憐御史能傳道前年出按邊

洪慶臣○  
已卯重還

仍次詩  
御史韻

北徙多篇翰曾看意盡然尋詩又今日垂淚憶前年善道

從他嫉微言更可憐千秋懸一劍蕭瑟德陽邊

李好閔○  
未第時獲

見服齋先生北徙時札翰一帖其戀主思親倦倦之意  
令人隕淚又見荷谷許美叔巡撫北方到穩城悼先生

之作重不勝悲吟悵然之至謹依  
原韻得短律一首以寓景仰之私

巫咸不可問天道竟胡然慷慨匡時志淒涼賦鵬年斯人

那再見一字亦堪憐灑盡懷賢淚秋風落日邊

申象  
村欽

往事何堪說聞來亦愴然精忠如昨日公議在千年積慶

天應啓遺編世共憐摧殘一邱土松柏淚痕邊

李延城  
廷龜

先生謫中作每讀輒潛然絕塞懷沙賦浮雲蔽日年人心

久愈憤 天意果垂憐 寵渥重泉下高名北斗邊

西壩  
柳根

○已卯士林之禍言之短氣今年春承命撰集東方詩賦得服齋先生詩集讀之不勝慨然謹次匹友許荷谷韻以致區區景仰之意

百世難誣議如天月皎然朝聞夕死志眾醉獨醒年薄俗

何滾忌愚夫亦解憐莫言雷雨晚猶及九泉邊晚翠吳億齡

盥手披遺稿吟哦倍悵然空懷濟斯世何忍說當年公議

堂堂在詩篇句句憐清標猶可想風月浩無邊洪履祥

已卯斯文禍聞來亦慘然東京鉤黨日南渡竄賢年絕學

誰能繼遺篇更可憐空餘滄海月依然照天邊韓浚謙

隔世懷先正傷時倍惘然望雲秦嶺月捐珮楚江天敢道

恩猶薄都緣眾莫憐孤魂招不返秋盡寒城邊前八已

兄故執義荷衣洪君迪承暇在湖堂次許美叔傷服齋先生近體詩書進朝 啓中為一時所傳誦到今追念是作惟記敢道恩猶薄都緣眾莫憐一聯而忘其首尾感歎之餘遂補成其韻以寓懷賢悼舊之意云

二憾戎戍尙忍言諸生哭徹未爭冤當時默默從天地後

世斑斑有子孫不死徒聞是正氣歸來豈得必精魂故應

珍重存遺稿終古雲霄月一痕崔簡易空次蘇齋韻

往事傳聞故老言欲傾東海洗深冤至今賸馥留天地能

使餘輝被子孫澤畔可憐曾謫處洛陽應有儻來魂平生

我亦剛腸者每把遺編拭淚痕無名氏

服齋手裏筆言授河西公河西纔九歲卯角未成童已知

服齋賢誘掖感其衷拜受增惕若寶與天球同肅恭不敢



襄十襲巾笥中豈伊物之美爲挹先生風河西旣云仄厥  
聲何泯泯陵谷幾變遷世事浮雲空此筆獨宛然可敬還  
可恫家傳近百年護持彌見隆三世如一日子姓能有終  
兵火猶莫壞意者神明通茲言滿人耳芳躅廣海東嗚呼  
兩君子道義衆所宗生質固粹美素養亦已克卓學標流  
俗溥博而高崇抱負將達施契合動昭融致君堯舜心耿  
耿貫昊穹奈何時命舛蕭艾互蔽蒙北塞作孤纒南荒爲  
野翁志士本少成視天真夢夢惟有一不律迄樹斯文功  
存乎日擊間奚待相磨礱知已諒難遇遐想起盲聾渺余  
仰冲襟直媿坐倥侗

申欽○聞金河西家藏服齋先生所贈筆有感

物固因人重誠應以類推方知雙趙壁不及一毛錐授受

非無意流傳本不期百年衣鉢在何恨未同時

吳億齡○正德戊寅

年間金河西年甫九歲文名大振服齋奇先生行到長城贈筆一枝河西以木爲匣書其面曰服齋先生所贈因以

爲篋笥之珍藏其事而賦之

公未三十立童方九歲神貽榮管亦美禡駭國無人類脫

忍充用積藏存愛人遂今日計壽翻享世傳珍轍毀非脩

短扶持豈故新如將微况大愴惜更堪陳

崔崑所著兩賢傳筆歌

服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服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行狀

鄭寀 念齋

先生姓奇氏諱遵字子敬世稱服齋先生系出幸州為東  
 方名族自三國時多達官入我朝諱勉工曹典書贈  
 兵曹叅判即公高祖也會祖諱虔號眩菴官判中樞諡貞  
 武著清白名祖諱軸豐儲倉副使贈左承旨考諱纘弘  
 文應教贈吏曹叅判諡貞烈以文詞顯不克壽前妣坡  
 平尹氏後妣安東金氏例贈貞夫人先生金氏出也以  
 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三日生于京城青坡萬里峴舊第生  
 有異質年七歲入小學日記數十百言不煩提諭而卓然

早成事親奉兄極其誠敬歲戊辰先生甫成童專心問學  
發憤忘食從遊於靜庵趙先生之門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每以任重道遠爲憂於事事物物上必欲各盡  
其倫理嘗隨靜庵先生遊天磨聖居悠然有詠歸之興擇  
蕭寺之僻閒處而居焉凝神靜坐兀若泥壘沉潛乎修省  
之方飽飫乎性理之書若芻豢之悅口夜三更假寐五更  
又起讀書靜庵呼公曰子敬從我若是勤苦不亦勞乎蓋  
相與之言也癸酉中司馬甲戌對策擢別試及第士林皆  
賀得人乙亥僉議以爲啓沃輔導之責非此人莫可選入  
爲弘文正字俄陞博士 賜暇讀書堂先生以挽回世道

爲己任陳善閉邪貴王黜伯爲學則探賾義理而盡誠正  
修齊之方立朝則辨別賢邪而軫激揚振勵之道與靜庵  
先生協力共貞非堯舜之道則不陳於王前以司經進白  
曰孝悌百行之源在上者先盡孝悌之道則在下皆效有  
風行草偃之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有比屋可封之俗矣  
只以刑政治之則無根本不可爲也其後進講又曰光武  
之光復舊物身致太平者以其尚儒術討論經義夜分乃  
寐故食其效也然不能爲修身齊家之學且其時大臣亦  
無善導者故無罪而廢正后直諫而殺大臣者此失德也  
人主之於學可不慎乎丁丑又上疏極論李誠彥欺君蔑

貞之罪且論臺閣之不能請其罪當時官僚中先生以妙  
年邃學聲名亞於靜庵慷慨論事無所顧避彼袁貞輩之  
爲清議所攢而磨牙伺影必欲甘心者譎張凶言夜開北  
門爲一網打盡之計會首相鄭文翼公涕泣以諫小霽  
天威先生與靜庵及金公湜金公淨諸賢同下獄都下坊  
民環守宮門願赦忠良館學之士亦聚闕庭號哭以爭而  
終不得聽諸賢皆決杖付處而先生謫牙山庚辰二月加  
律移配穩城守宰輩承時人風旨就府之東北隅嚴加桎  
棘不見天日公怡然無怨尤色雖夜整衣巾講易不輟且  
就棘中凡物逐名爲銘以寓修身省愆之意惟是愛君憂

國之心思親戀兄之誠不能排遣必於詩發之辛巳祀連  
之獄又起忽地追論竟受後 命十月二十八日都事至  
公出棘門問 上體如何且作家書勉諸兄戒幼子惟在  
忠孝遂沐浴正席從容就盡嗚呼痛矣是年葬于高陽元  
堂里先塋壬坐之原歲乙巳 仁廟正位太學生康惟善  
等上章請伸已卯之冤疏三上而 聖候大漸遂命復官  
至 明宗朝又命追奪袁爵朝野聞而快之於是乎天道  
始定而人心亦難誣矣先生壽僅三十噫其短矣配坡城  
君尹金孫之女有一子一女子大恆文科官判尹謚貞堅  
女適尹思和六恆之男應世以孝行編續三綱 旌門有

二男自獻領相甲子 賜死後伸寃復官允獻文科郡守  
子秀發文科正言其繼子震雄以進士慄子幸原君宗獻  
孫出後生四胤曰挺濂挺洛挺洙挺泗也挺洛僉樞號鳴  
灘事行在年譜其餘雲仍不能盡記 國朝文治莫盛於  
己卯上而搢紳以堯舜君民爲任下而章甫以講服程朱  
爲務于斯時也先生以聰明英睿之資有致君澤民之志  
協贊先正羽翼斯文衆賢彙征治化丕闡庶幾乎復見三  
古之盛矣奈何天不佑宋大禍遽作至於蟲篆之變而極  
矣嗚呼當時羣哲何負於天而必生此蛇虺鬼蜮之輩以  
禍之也斬伐之餘人皆暗啞沮喪無有能闡揚者志士之

歎悵久矣不佞試取諸賢文字之雜出於傳述者而觀之  
則可知其樸槩矣朴思庵相公論讜議篇曰後人若覽此  
編則先生克己爲學之方盡心知命之學可見而餘事文  
章亦必出於性情根於學問雖顛沛之餘惓惓於君親無  
一怨懟之辭退溪李先生當 明廟戊辰 啓曰 中廟  
將興至治其時諸臣以小學爲教人之方且欲行言民鄉  
約四方風動一番人矢志怏怏者讒誣罔極一時士類魚  
肉殆盡其禍由於南袞沈貞之奸丹川康公惟善之疏曰  
儉人輩目己卯諸賢曰僞學曰詭激曰變夏舊章茲數言  
是從古陷賢之一筭也變夏舊章之謗司馬光之賢而不

能免焉詭激偽學之謗朱子之聖而不得免焉況今奸壬  
之欲構殺賢人者何患無辭乎其後尤庵宋先生論當日  
諸賢之功曰使我東徧知君臣父子之倫免夷狄禽獸之  
域者莫非諸先生之賜也噫後賢之爲先生發揮引重者  
可謂至矣世或以當日士禍之慘謂由於士類中喜事者  
激而成之此非知言也賢人君子之遭罹罔極者此時運  
所關豈人力之所可斡旋哉如吾先生迹雖否而心則亨  
禍雖潛而名則榮今過二百餘年學士大夫慕其學黎民  
胥徒懷其澤愈久而愈不忘使一線正脉綿綿不絕至于  
明宣之際羣彥輩出克蹈前規使邦命幾墮而復昌士氣

幾熄而復張此莫非當日遺風餘韻猶有存者而至于今  
維持也然則先生一死可謂重於泰山其有功於吾東誠  
無窮矣不佞常挹先生之風有高山景行之慕矣一日先  
生之後孫錫虛以狀德之文來請于窠曰吾先祖事蹟豈  
忍泯沒而因循迄今吾甚痛焉子其圖之不佞辭不獲命  
謹盥手而撰次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又謚狀

趙璠 荷樓

已卯之賢有若應教奇公與趙文正公光祖同道云公諱  
遵字子敬世稱服齋先生幸州人也其先出自箕子高祖  
諱勉工曹典書會祖諱虔號眩庵判中樞謚貞武選清白

吏祖諱軸豐儲倉副使 贈承旨考諱懋弘文館應教  
贈吏曹參判妣安東金氏前妣坡平尹氏皆 贈貞夫人  
公以 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三日生于京師之青坡萬里  
峴舊第甫數月而孤金夫人教公必循規矩如嚴父焉公  
天資穎異讀書能日記數十百言七歲通小學十三成文  
章人皆謂奇氏有人既冠慨然有求道之志專心學問一  
以程朱爲法事親奉兄盡其孝敬推之事物亦皆盡其倫  
理自是行益高名益盛交遊益附而公猶以任重道遠爲  
憂嘗從趙文正入天磨山深處爲靜坐修省之工間又細  
繹經傳究其理與夜以繼晷三夏而寐五夏而起歷數月

不懈趙文正呼公曰子敬勤苦如此不已勞乎蓋心與之  
也癸酉中司馬兩試甲戌對策擢別試丙科而趙文正亦  
以翌年乙亥登第當是時 中宗大王新卽位朝廷清白  
而 上方勵政圖治將極選經筵之官以資其啓沃遂以  
公爲弘文館正字而趙文正爲修撰尋皆 賜暇湖堂公  
時年二十四搢紳大夫莫敢望焉俄陞著作遷博士嘗於  
講席奏曰人之百行本乎孝悌故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夫在上者能自盡於孝  
弟以立其本則下亦感而化之各親其親長其長而民俗  
歸仁若先之以刑政則是無本不可爲也又曰治理何有

古今孰但在乎爲與不爲耳雖三代之時若不力行則豈能致治乎夫堯舜之業誠若巍巍難及然論其性則堯舜與塗人一耳而無古今之異後之人拘於習俗不知教化之有術乃曰世級已降不可以復古此妄人也苟能精一執中之不已則豈不成三代之治乎又嘗因文義奏曰漢之光武匡復帝業身致太平者以其敦尚儒術也然不能爲修身齊家之學故廢正后殺諫臣此失德也人主於學其可忽乎先是 王妃慎氏遜于私邸金公淨朴公祥勸 上復其位幾陷大僂故公援古諷今冀以感動 上心其忠愛之志見於言外如此又請爲魯陵立後以奉其

祀事雖不行識者避之丁丑陞拜修撰時有圃隱鄭文忠及寒暄金文敬從祀文廟之議議久不決公進曰鄭夢周理學之宗也東國之學自夢周而其源始開金宏弼少師金宗直得程朱緒餘以惠後學其功皆可祀也 上乃以鄭文忠賸享而命公製其文人皆榮之已而有李誠彥者投書劾臺閣之臣曰言論過激又曰政歸時議誠彥南袞之黨也濫錄 靖國之勲爲士論所棄故猜怨正人陰欲構害於是臺臣被 特旨盡遞公方病奮而起曰此禍兆也遂草疏累千言以發其儉邪熒惑之罪其畧曰臺諫人主之耳目公論之所寄也言之不盡無以見事之情言之



不直無以達已之心今之任臺諫者感激奮發願忠於  
殿下宰相苦之羣小忌之而抗論不挫者惟恃 殿下而  
已 殿下又厭之則誰肯爲國家進言哉嚮者任士洪請  
譴臺諫謂其言不可盡聽柳子先誣捏士類羅織成獄終  
貽廢朝之禍彼誠彥合二人之奸而欲售其餘術於聖明  
之世凡有血氣者孰不欲加以顯戮哉自古小人之謀害  
君子者必曰政柄在下激怒人主人主不察一有所惑則  
忠良擯逐而其國必危可不懼哉夫君子之立朝也行身  
以實論事以正不可以他誣若曰政出於下則一綱而盡  
之故也然不獨誠彥一人也其被駁於臺諫者咸懷恚憤

騁訕馳毀曰某於 上前陳某言大是異事曰某與某相  
講學此朋黨也胥動浮言務爲傾軋嗚呼小人之惡治奸  
亂乃如是歟夫賢邪用捨實關治亂 殿下果知其實則  
信以用之不爲譖言所移果知其邪則去而絕之不爲浮  
議所動明示好惡然後佞人出而正士進矣願 殿下日  
近儒臣益篤問學窮理以開其智持敬以養其氣常令此  
心之德光明正大不容一毫之私焉則讒邪不能惑而修  
齊治平之本其在是矣疏人不報羣小益側目焉是歲爲  
校理轉議政府檢詳歷司憲府掌令戊寅春復入弘文館  
陞拜應教而趙文正擢秩爲副提學其出處相先後焉趙

朋黨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文正既以挽回世道爲己任而公爲之左提右挈將以偕  
至於大道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而匡主德下而淑人  
心以行激揚之政而羣憾旁伺必欲煽禍公既先見其幾  
知道之難行貽書於趙文正曰吾已無當世之念將欲斂  
身於山林耳趙文正歎曰吾亦然矣於是相與求退而終  
莫之遂焉及己卯冬十一月十五日公方直宿弘文館南  
袞率沈貞洪景舟等潛入闕上誣告是夜公與趙文正同  
被逮入獄翌日又同竄而一時賢士皆以罪去朝廷遂空  
而袞貞等始得志猖獗矣公初謫牙山庚辰春又移謫穩  
城時趙文正已死袞貞等之所欲殺者惟公是已公之在

牙山也嘗登山望母夫人所居至是袞貞等將誣以亾命  
囚其邑守裴鐵重者脅使之爲證而又逮公至獄恣其鍛  
鍊竟不能成其罪還謫于穩穩窮髮之鄉也地邊胡去京  
師二千餘里公數月之間三往返而猶無恙於是袞貞等  
又加律爲梲棘而太守希其旨積棘圍屋其高壓簷望若  
荒塚公自知其必死心怡然如在樂地讀易不輟暇則爲  
詩以抒其思若戀親之心又卽其棘中所居者推義命名  
戶曰明夷之戶庭曰從容之庭架曰載道之架杖曰不屈  
之杖盂曰日新巾曰自潔帶曰解惑席曰禁忌有夫文房  
筆硯以及釜鼎竈埃莫不有名名凡六十而銘亦繫焉皆

自警之辭而亦以見朝聞夕死之志矣辛巳有宋祀連者  
起誣獄以貞愍公安瑋之家而袁貞等勒之加罪於公金  
吾郎持後命至公下庭而迎之問 上候既不復爲一語  
但曰吾孝未盡於事親忠未盡於事君學未盡於聞道遂  
沐浴正席從容就盡寶十月二十八日也壽纔三十聞者  
莫不流涕是年返葬于高陽郡元堂里壬坐之原從先塋  
也後二十五年 仁宗大王命復公官如初 明宗朝又  
贈秩爲吏曹判書 宣祖元年因李文純公滉言始大雪  
已卯諸賢之寃而南袞等皆追削焉於是北之人士卽公  
謫居之墟而立廟以祀公曰此奇先生讀易處也又指其

庭曰此當日受命之所也相與咨嗟不已而自京至者入  
其境輒先問奇公廟何在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蓋公生稟  
英睿輔以正學審於義利而擇術必精專於踐履而立志  
必確雖夜輒整衣冠以坐如對神明故在家而宗族稱其  
孝鄉黨服其義至其進於王庭也則以爲致治有道行道  
有本以孝弟爲導率以堯舜爲標準而尤兢兢乎淑慝之  
別知其爲君子也則捨一時之禍福而必欲親之如兄弟  
知其爲小人也則忘一己之強弱而必欲逐之如仇敵凡  
所建白猷爲粹然一出於正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法其  
見于事者或趙文正之所倡而公和焉或公之所啓而趙

朋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十一  
文正成焉每上殿趙文正在前公在後昌言嘉謨迭發於前席人皆想望其風采而衰俗爲之一變矣及其事與心違則斂退之計又出於公獨見之明而趙文正亟稱愜焉欲與公同其去就則公於趙文正其見重有如此者是故其在玉堂也有館中雙壁之譽而公其一也李文純公悲公之死曰鄧林美材隕於風霆後之評已卯諸賢者曰金鏗玉潤滾得濂溪之學者奇某也雖袁貞等之構殺公者猶曰奇某動法古人云爾則公之所以爲公者其可知已噫旣謂公動法古人而捏之以亾君之命抑何心哉是故太學生辨誣之疏有曰奇某與趙某志同道合又曰陟岵

之行有頃而返是可謂之亾乎苟其欲亾夫豈自返乎宋文正公時烈稱其疏曰此明道伸冤之第一文也斯可以有徵於後世矣夫趙文正大賢也其同遊之士率皆以道相從觀乎世所傳已卯錮籍其數至於百有餘人何其盛也然考其受禍輕重則其入之道德高下與夫奸黨之所仇疾淺深蓋可見矣故趙文正首嬰其鋒公與金公淨繼之而太學生之所訟寃者亦惟三先生而已則諸賢雖多公尤其傑然者矣嗚呼在易泰之初九曰以其彙征吉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若公者當國家休明之會倡率羣彥接武並進可謂得彙征之時矣隨事獻替效其

忠謹則可謂有蹇蹇之節矣而道違其吉身罹於允豈易之道非耶然我東道學之大明自己卯始金文元公長生嘗曰己卯之治乃箕子後千載一時也則公之所遇雖未克終于征吉而其爲功於東國者大矣又誰謂之尤也耶公平日所著文章既見失而餘者無多有德陽稿一卷行于世其對策論師道者文辭沛然有氣力與趙文正乙亥試策相上下詩亦往往有警拔逼古者朴相公淳嘗讀公遺稿至於流涕爲之跋曰公克己爲學盡性知命而餘事文章亦必本於忠孝真所謂關世教而樹風聲於百代之下君子以爲知言云按公家譜謂公筆法有鍾王之格天

文地志亦皆洞究其精微然公既先立乎大者則其細者可畧也已公娶坡城君尹金孫之女有一子一女子曰大恆文科官判尹謚貞堅女適尹思和孫曰應世以孝旌閭事在續三綱錄曾孫曰自獻官領議政死於甲子之獄後伸寃復官曰允獻文科官郡守允獻有子曰秀發文科官正言其後世寢微不復有仕於朝者故公有 賜謚之命久矣而至今未之請焉蓋斯文之闕典也茲據公後孫錫廬所述年譜又畧掇其事蹟之見於先賢文字者告于太常以爲公易名之考焉

又碑記

曾孫自獻

公諱遵字子敬有諱虔判中樞鋒清白吏子軸豐儲倉副使有子攢應教公是季子公生于弘治壬子中癸酉司馬兩試擢甲戌別試授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選爲弘文館正字陞著作博士修撰校理轉爲檢詳掌令又轉爲應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館承文院校勘常帶知製教賜暇讀書堂世稱爲服齋先生又號德陽年三十有集行于世駱村朴忠元爲之序畧曰公遠志唐虞將古今治亂移風易俗挽回世道之意反復論難思庵朴淳讀遺稿讜議畧曰先生年十七八慨然以求道爲意專以學問爲事事母極其誠孝處兄弟極其友愛於事物上各欲盡其倫

理勤懇於格君心之非立朝五六年間欲揚清激濁崇節義變苟且累進疏章沐浴齋戒雖夜必整衣冠讀書天文地志亦皆通究其祿甚微供甘七日之餘輒周戚黨貧窶者屢空而晏如也與趙靜庵先生先祖協力凡施措必以忠孝爲本衰俗丕變又曰流離辛苦而尚講易不輟耻齋洪仁祐撰靜庵行狀有曰遊天磨聖居八蓮社靜坐讀若壘人淡餐攻苦與緇流共之惟三夏後五夏前就寢雖精進闍梨不及時子敬從之先生曰如是刻苦不爲勞乎蓋相長之言也退溪李先生澗撰靜庵行狀有曰奇公嘗發山林獨往之歎亟稱愜焉則急流勇退本其雅素之志耻齋

所謂能明於進退之際者亦此意也思齋金正國據言有  
曰公禁直夢羈旅關外吟一詩曰異域江山古國同天涯  
垂淚倚孤峯頑雲漠漠河關閉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  
分秋草裏人家遙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  
信不通記夢書壁未久坐已卯黨籍謫穩城所見皆詩中  
景色尋賜死士林傳誦莫不嗟惋退溪答禹性傳書曰寄  
示德陽遺稿深以慰荷鄧林之材未成棟樑而遽纏於風  
霆可謂於悒 仁廟初舟川康惟善等疏請追獎靜庵有  
曰如金淨奇遵皆與光祖志同道合協力贊治而死最爲  
誣枉痛察而一雪之 仁廟疾大漸 命復職退溪年譜

有曰戊辰九月丁卯退溪因 上問 啓曰 中廟將興  
三代之治趙光祖與金淨奇遵等同心夏張以小學爲教  
人之方且欲行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見擯者構罔極之讒  
一時士類或竄或死其禍出於南袞沈貞之奸遂奪袞官  
爵內子乃坡城君尹金孫之女自任之妹也嘉靖甲子歿  
子孫此姑不記公之墓當入 孝陵西火巢而其時總護  
使等見公舊表姓諱哀歎自墓東數步爲火巢公卒八十  
五歲萬曆乙巳曾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  
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自獻謹撮駱村思  
庵耻齋退溪思齋舟川等意爲之記

服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德陽服齋奇先生以道德文章鳴一世而不幸道時不淑以歿平生文字十存一二家庭間所綴緝只此遺稿一卷而止耳其立朝而形諸疏劄者尙有數十餘篇許典翰箚嘗欲收印而不克果又經亂而逸之豈天不欲掛諸俗人之眼使雷電下取而莫之留耶竊想其忠言讜論必有載諸國乘者而天上秘書非人間所得見此則不過爲後世傳誦之資而已况先生之詩文雖本忠孝根性情無一不關於世教而於先生爲餘事其窮理反躬之學激濁揚清之志以身殉國之操與趙靜庵金冲庵諸先生聯芳并烈其行跡炳然尤不容泯滅而於集中不及焉豈非一大欠



也今相國奇公有獻卽先生之曾孫每抱遺編慨然增感  
收拾咳唾猶恐不廣本集所載之外又得對策祭文各一  
篇贈行詩十首簡札三道以補闕遺至其事蹟之雜出於  
諸賢所稱與夫文人韻士追慕而諷咏者亦多採錄先生  
之平生心事始終大節於是乎備載而是集之中一字一  
義愈益光焰何其幸也噫讀其詞觀其迹使人竦然感發  
足以爲臣子之勸其有補於風化甚大則相國之致勤於  
此寧獨私於相國一家之垂範也哉因書其故以告同志  
之士云嘉善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兼弘文館提學同知  
春秋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吳億齡跋

